

报

亚 子◎著

一家机关报刚刚成立，各怀心事的人们聚到一起，力图借机实现自己的愿望……每个人各施手段，各展才华，排除异己，伺机表现……有人升职加薪，有人两手空空、怨天尤人，有人愤然离去，退出这个“舞台”……

报社也是舞台

演绎生旦净丑 人生百态

社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报 社

亚子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报社/亚子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039-2761-5

I. 报… II. 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2453 号

报 社

著 者:亚 子

责任编辑:仲 江

特约编辑:李 强

装帧设计:蒋宏工作室·陈京旭

出版发行: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:www.whysbcbs.com

电子邮箱:www.whysbooks@263.com

电 话: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0

字 数:215 千字

书 号:ISBN 7-5039-2761-5/I·1254

定 价:20.00 元



1

这是一栋独立的别墅，藏在绿树掩映之中。南国的树叶子阔大，树冠就显得特别浓密，不是走到跟前，很难发现这片树林之中还有一栋房子。

袁润生推门进去。

一名武警正在对门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，见有人进来，“嚯”地站起，敬了一个礼，然后上前一步，挡住路，轻声道：“首长，在休息。”

袁润生扬了扬手里的一叠稿纸，也轻声说：“我找苏司长审稿子，刚才电话约好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旁边一间房门开了，韩部长的秘书李一走出来，见是袁润生，就对武警悄声道：“是驻会记者，苏司长等着呢。”说罢，招招手，领着袁润生往里走。

楼道里灯没有开，就靠门口那盏灯的光线延伸过来，脚底下看不甚清楚，从脚感和声音判断，肯定是原木地板，而且有一定年数了。

俩人都不说话，只顾往前走。

昏暗的楼道里只有“咯吱咯吱”的脚步声，显得有些神秘。

在一扇门前，他们站住，李一转头小声说：“苏司长住这儿。”

李一敲门的时候，袁润生想，苏司长住一楼，那韩部长肯定是住楼上了。

隐约听见里面有人说：“请进。”

李一推开门，回头又附在袁润生耳旁，说：“抓紧点，别待太

久了。”

李一领着袁润生，一边朝里走一边说：“苏司长，报社袁记者来了。”

苏司长从沙发里站起来，伸手与袁润生相握，热情地说：“来，来，小袁，辛苦你了。”

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，根据其职务推算，应该有四十来岁了，但身材脸相又不像。

这女人的手真柔软！两只手接触的刹那，袁润生有点心猿意马。

“给苏司长添麻烦了，这么晚来打扰您。”

袁润生的手没敢在苏司长手里多停，轻轻一碰，随即逃开，嘴里公式化地客气着，把手中那叠纸递过去。

袁润生觉得，自己心中的慌乱并没能逃过苏司长的觉察，他看见苏司长的眼神盯了自己一下，讶然一笑，接过袁润生递过来的文稿，在沙发上坐下，一面拉开旁边的落地灯，一面示意袁润生坐在另一只沙发上。

袁润生坐下，转脸环顾，这才看见房间里还有一个人，竟然是韩部长，高大的身躯正斜靠在床头上，那张威严的脸，此时正笑眯眯地朝这边看着。袁润生吓了一跳，连忙把刚刚挨着沙发的屁股重又抬起来，站直了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韩部长好。”

“哦，哦，坐吧，坐吧。”

韩部长一脸的慈祥，朝袁润生点了点头，声音很和蔼。袁润生这才稳住神，正准备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又看见李一站着没地儿坐，就谦让道：“李秘书坐吧。”

李一说：“你坐，你坐。”



给袁润生倒了杯水，又给韩部长、苏司长打了招呼，李一才退出去。

这显然是一间首长随员的房间，没有客厅，显得有些拥挤。

全系统的体制改革工作会议，选在这座风景秀丽的南方城市召开。宾馆是 50 年代的建筑，占的地盘很大，圈了半面山坡，除了进门处正中间的主楼，还有许多俄式风格的独栋别墅，散落在浓阴密林之中，成了这家宾馆独具的特色。

袁润生随会议代表住在宾馆主楼，和摄影记者大班住一屋，是个标准间，面积和这间房子差不多，可感觉比这里宽松多了。

袁润生欠着身子坐在沙发上，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沙发上长了刺，怎么坐都不舒服。他又不肯乱动，只能拿着一个架式坐在那里。看看韩部长，韩部长还是刚才那样斜靠在床头上，脸上笑咪咪地朝这边看着。

袁润生的目光不敢在韩部长身上久留，连忙收回来，看着自己的脚底下。一会儿又忍不住抬头看看苏司长。苏司长一手捏着那叠稿纸，一手拿着一支笔，正很认真地看着，两只圆润光洁的长腿从裙子里露出来，轻松优雅地交叠在一起，白得刺眼。

袁润生心里一荡，目光像触了电似的，赶快闪开。他觉得这间屋里的场景，不像是部长与下属商量工作，倒像是旅途中和睦、默契的一对夫妻。心里一阵后悔，怪自己不该这么不知深浅，冒冒失失地撞到这里面来。

袁润生刚来这家报社不久，眼前两位领导，还是前一天在飞机上才头一次见到。

当时，乘客们都已经放好自己的行李，在各自的座位上坐

好，机舱的后门已经关闭，可机舱前门口的空姐们仍整整齐齐地站着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袁润生听见后排有人议论：“还不走，等谁呢？”另一个人道：“肯定是哪个大官搭这个航班。”不大会儿，果然见一男一女走进来，空姐们一起弯腰鞠躬道：“首长好！”男的是个高大威猛的老者，挺胸凸肚，目不斜视，对两旁空姐的问候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径直往前走。紧跟在他身后的女人个头也不矮，却不显得高大，剪一个齐耳短发，身着一身职业裙装，裙下两条腿又直又长，显得体型袅娜，步履轻盈，干净利落。当她向空姐们微笑着致意时，袁润生看见一道让人眩目的光线从女人脸上射出来，心里不由得赞叹：“这女人真他妈的漂亮！”

身旁的摄影记者大班小声告诉袁润生：“这就是韩部长。”

袁润生却对那女人感兴趣，问：“韩部长夫人挺有风度。”

“嘘，别乱说，那是苏司长。”

“苏司长？”

就在那一刻，袁润生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俩人的关系不一般。现在这个场面更证实了他的那个印象，岂止不一般，看来他们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而且在系统里几乎到了不避人的地步。想到这里，袁润生坦然了许多：自己先在电话里约过了，既然他们大大方方地不在乎什么，你瞎紧张什么？心情一放松，脸色就自然了许多，也有了坐在沙发上的感觉，索性靠里挪动了一下屁股，让自己坐得舒服些。

“我看行，稿子写得不错。”

苏司长的话，打断了袁润生的遐想，他连忙把思绪拉回来。

苏司长转过脸去，一脸平静地问韩部长：“你看看吧？”

韩部长轻轻摆着手：“不用了，你看了就行了。”



苏司长上下打量了一番袁润生，笑吟吟地问：“这社论，也是你写的？”

“嗯，是传到北京改过的。”

“小袁笔头子挺快呀！”

苏司长夸了袁润生一句，又转头对韩部长说：“我们司里，就缺这么一个能写的。”

韩部长呵呵一笑，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，回去给朱聪说说，把这小伙子调给你不就行了。”

“我可不敢开这个口，临来时，朱聪打电话给我，说，这次给你派去的，可是报社的首席记者。我要是向他要人，他还不跟我翻脸！”

一旁的袁润生，听韩苏两人这样议论自己，尴尬万分，坐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好不容易听苏司长说了一句：“我看就这么发吧。”袁润生这才接过稿子，对苏司长说：“刚才，家里打电话催这个稿子的时候，报社领导让我把明天报纸版面安排向部领导汇报一下，看部领导有什么指示。”

苏司长转头看看韩部长，说：“韩部长在这里，你就给韩部长汇报吧。”

韩部长还是笑眯眯的样子，往起坐了坐，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“明天报纸版面是这样：头版头条，是苏司长刚刚审过的这条开幕式消息，同时配发会场全景照片；二条是这篇社论；再就是韩部长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讲话，在一版的下部，用通栏标题，我们想配上韩部长的特写照片全文刊登。”

袁润生说完，见韩部长若有所思，没有马上回答，就转头看苏司长的反应，苏司长把头转向韩部长，袁润生也就又跟着把头转过去。

韩部长斜靠在床头上，眼望着天花板，半晌才说：“嗯，讲话可以全文刊登，但是，我建议你们把它拆开，分成几个部分，提炼出重点，给每个部分加上个小标题，就像《人民日报》那样。你们可以找找《人民日报》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领导讲话的。”

2

“我今天是专门来接你的，你这次打了个大胜仗，为报社立了功。”

朱聪发动汽车，边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，边转头对袁润生说了一句话。

为期五天的全国厅局长会议一结束，袁润生没直接回北京，而是奉命跟着庄副部长一行在下面转了一圈，向家里发了一些庄副部长到某某地区调研、做了什么指示的消息，一个星期后，才回到北京。

袁润生没想到朱社长会亲自驾车送他回家。虽然袁润生心里明白，朱聪是来接庄副部长的，可是朱聪并没有像别人那样，前呼后拥地尾随庄副部长的车队而去，而是留下来，让袁润生上了他的车，然后自己亲自驾车，送袁润生回家。这让袁润生受宠若惊。

“哪里，都是您指挥得好，我只不过是认真地完成了您的意图而已。”

袁润生虽然有些得意，但嘴上却不敢居功自傲，赶紧把高帽子给朱聪送了过去。

“报社需要的就是你这种能不走样地完成领导意图的人。”袁润生的这顶高帽子，让朱聪戴得非常舒服，也就越发为自己



有如此能干的一个部下而自豪起来，“我没看错你！”

像这种全系统各省(市、区)厅局一把手参加的重要会议，一般来说，报社应当派出一个记者组，由报社领导带队，现场协调指挥完成。可是由于会议地址选在南方，为了节省交通费用，部里只给了报社两个驻会记者名额。社领导掂量来掂量去，一个摄影记者是万不可少的，不然部领导的光辉形象就没法上报了，文字记者最后选定了袁润生。

以前在别的报社，袁润生完成过多次这样大型的会议报道，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辛苦是肯定的，尤其是最后会议成果的述评、侧记，必须把代表们分组讨论的意见全面反映出来，各个小组都得跑，还生怕把重要的意见给遗漏了。听完讨论，别人都可以休息了，袁润生还得忙着汇总、梳理，再连夜写成稿子，请有关领导审了，再传给报社的领导审。

这几天，袁润生几乎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。夜里实在熬不住了，就放上满满一浴缸热水，泡在里面睡一小会儿，起来再干。

虽然袁润生自信自己天生就是干记者这一行的材料，也曾得过省级国家级的不少新闻奖，但来这家报社不久，就独自承担了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他还是不敢有丝毫的马虎。

袁润生知道，这对自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他只能干好，不能出丝毫的失误。现在，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，他从心里感谢朱聪，感谢报社给了他这个机会。

“奥迪”在机场高速路上平稳地行驶着，把路旁的绿化带拉成了两条逆向疾驰的绿色河流。朱聪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和袁润生聊着些会上的情况。

“会议代表对这次会议报道有什么反应？”

袁润生知道朱聪问这话的意思——他是问有关这次会议报道的报纸送到会上之后，代表们有何反应。

这家报社原来在外地，刚迁京不久，是第一次承担这么重要的会议报道任务，第一次在各路诸侯面前直接亮相。为了充分显示机关报的作用，让全系统深刻认识到自己办报的意义，开幕式的第二天上午，报社派了专人坐飞机送来了当天的报纸。报纸原来是四个版，临时又增加了四个版，八个版全部是会议开幕式的内容，特别是那些照片，部长、副部长、各省市厅局的一把手，都或大或小地以各种方式在报上露了脸。

那天是分组讨论，带着油墨特殊香味的报纸一发下去，人们的兴趣就都到报纸上去了，都想看看自己在报纸上的模样。

头版上，韩部长头部的大特写气宇轩昂，俨然一副领袖模样。于是大家就讨论起韩部长的脸相，说韩部长天庭鼓起来了，耳朵也垂下来了，浓浓的眉毛也挑起来了，这相貌，还得往上升。有的说，还是自己有张报纸好，你看，头天的事，第二天就见了报，有消息，有社论，有讲话，有侧记，还有花絮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，迅速、准确、全面、完整地反映了这次会议的实况和代表们的风貌，并且八个版都是会议报道，多有气势！对全系统是多么大的鼓舞，对下一步贯彻会议精神是多么大的促进，对增强全系统的凝聚力是多么大的力量，等等。反正是好评如潮，反响空前。

朱聪听得非常兴奋，不时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看来报社第一次亮相还是成功的。”

“应该说非常成功！这都是社长您的决策好，专门派人送来报纸。”

袁润生不失时机地恭维了朱聪一句。



“有粉就得搽在脸上!”朱聪没有掩饰自己的得意,说,“当时有人劝我,专门派人坐飞机送报纸,来回几千块钱,不合算,我就说,同志,要算政治账!”

“是啊,这次给报社带来的影响和形象,这都是无形资产,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”袁润生顺着朱聪的兴奋点使劲发挥。

“韩部长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,说报社这次配合得很好。”

“是吗,部长评价这么高,真是难得!”

“苏司长也很满意,刚才在机场迎宾大厅,握着我的手不肯放,说了好几声谢谢,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

朱聪此刻像打了胜仗的将军,满面春风,细细地回味着激战中的每个细节。袁润生也就知趣地不再说话,让自己的领导尽情地享受此刻的陶醉。

朱聪忽然想起了什么,用车载手机拨了个号码,然后按下免提键:“我是朱聪,是许秘书吧,我找庄部长。”

一会儿庄副部长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:“朱聪啊,什么事?”

朱聪道:“部长,刚才在机场人多,我没说,晚上您有安排吗?”

“呵呵,不用了,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。”

“嗯,也好。另外,那笔资金的事,您跟韩部长沟通了吗?”

“会上我把你的想法跟韩部长说了,韩部长没明确表态,我想,你可以在下边先跟计财司严司长沟通一下,让他把报社列进那个名单里去,这样我就好给你说话了。”

朱聪满脸感激的微笑,连连点头道:“谢谢庄部长,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,先和严司长沟通好。正想跟你汇报呢,我想请

严司长吃个便饭，严司长这段时间工作很忙，一直没约到，现在您回来了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来约他，剩下的工作你们来做。”

朱聪眉开眼笑：“好好，谢谢部长，他只要肯出来，事情就成了一半了。”

“老严歌唱得不错。”

“谢谢部长提醒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。”

“哦，家里这段怎么样？”

“您是指……”

“康副部长那边没什么新情况吧？”

“没有新的动向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我到机关了。”

“部长再见。”

关上电话，朱聪突然转了话题：“听说韩部长没在会待多久，苏司长陪着他到下面转了几天？”

这话让袁润生有点措手不及。

“这……可能……好像是吧。”

袁润生没想到朱聪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更没想到朱聪在北京，能把会上的事了解得这么清楚。那天晚上，去苏司长房间送审稿子时看到的情景，立即在袁润生眼前浮动起来。袁润生明白，朱聪肯定会对那天晚上自己看到的情景感兴趣，但话到嘴边他还是使劲又咽了回去，支吾道：“我光忙着听小组讨论了，没太注意。”

朱聪一边开车，一边扭头意味深长地看了袁润生一眼，问：“没找个机会跟苏司长聊聊？”

这回袁润生反应得很快：“不知多少人等着跟苏司长谈工



作呢，我哪能挨得上？”

说完，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再说，您不是说了吗，让我好好工作，我个人的事领导会替我考虑。”

“你能这样想，很好。”

说到这里，话题断了，车里一时有些发闷。

袁润生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不错的一个话题。

“韩部长讲话真有水平！”袁润生先赞叹一句。

“哦？”

见朱聪显然在认真听，袁润生这才说下去。

“最后会议总结，庄副部长主持，韩部长做总结报告。大家都以为韩部长对回去如何贯彻会议精神，提一些要求。不料韩部长却抛开了会议内容，结合他自己多年做领导工作的体会，着重讲了如何当好一把手。部长说，关于回去如何贯彻落实，我不说你们也都知道该怎么做，庄副部长一会儿也会讲。这次会议，来的都是一把手，我知道大家会议期间都想找我谈谈心，我也很想与各位好好聊聊，可是时间太短暂，我想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聊，谈谈心。聊什么呢，我是一把手，你们也都是一把手，咱们就聊聊怎么当好这个一把手。

我个人体会，要当好这个一把手，应该注意以下三点：

第一，一把手要出主意，在大政方针、宏观管理和长远战略问题上，不是看一把手干了几件实事，而是看你出了什么大主意；

第二，一把手要会用干部；

第三，一把手对看准的问题，要敢做敢为，善做善为。

韩部长真有水平，他讲话的时候，会场很静，大家连咳嗽都使劲压着，只听得刷刷地记笔记的声音，就像蚕吃桑叶一样。

社长,这些年,我报道过的会议也不少,但我从没看见过这样的会议场面,我真服了。讲到用干部,部长说了两句顺口溜,是从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变过来的,很有意味。”

“噢,是什么顺口溜?”

“前段时间,社会上不是流传这么两句话吗,‘说你行你就行,不行也行。说你不行你就不行,行也不行。’韩部长来了个反其意而用之,稍加改动,用来说明他的用人理念,韩部长说,我用干部,两句话:行就是行,说不行也行;不行就是不行,说行也不行。”

其实袁润生当时听到的顺口溜还有两句,是韩部长说完这两句之后,坐在袁润生后面的两个人私下议论说的。

一个人说:“哼,刚愎自用,蛮横霸道!”

另一个说:“我看他这两句开头和结尾应各加两个字,叫做‘我说行就是行,谁说不行也行;我说不行就是不行,谁说行也不行。’”

但是袁润生没说,他知道朱聪不喜欢听。

两人就此话题,大大赞扬了一番韩部长,把韩部长说得好像在现在的位置上还有点屈才,应该进入政治局或联合国。

朱聪把袁润生送到住的小区门口,临告别时说:“润生,你来报社时间虽然不长,表现很好。特别是通过这次全国厅局长会议的采访报道,充分展示了你对重大事件的独立采访能力,特别是那篇社论,写得很有力度,我很满意。这次出差回来,你工作可能会有些变动,老桂会专门找你谈,为了加强报纸的言论,报社要组建评论部,我想让你去负责,你自己有什么意见?”

“谢谢社长对我的信任,”袁润生想了想,说:“有句话,我不知该不该说?”



“说！你对我，有什么不能说的。”朱聪鼓励道。

“方正则比我来得早，他的综合能力也比我强，再说，我来这里，还是他介绍的，组建评论部的任务，是不是让他……”

“哈哈，润生，你多虑了，小方的工作也有变动，总编室孟主任要回去探家，这几天就走，我和老桂商量了一下，让小方去总编室，把那一摊子先顶起来。”

袁润生这才放下心，想了想，说：“谢谢社长的信任！有句话，‘进个好单位不如跟上个好领导’，我来这儿，就是奔您来的，您要是觉得我还行，今后我就跟着您干了！”

“好！好！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”

朱聪使劲拍了一下袁润生的肩膀。

等袁润生下了车，朱聪没有马上开车离开，他打开手机，拨了一组号码，等电话接通，说道：“我是朱聪，庄部长回来了，看来那件事还是得找严司长。庄部长答应由他出面把严司长约出来，对对，你现在就给六艺度假村打电话，让那边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你找一下孟春，他不是跟一些女歌手和女影星熟悉吗，让他想办法找几个来，出场费该给就给，不要怕花钱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明白吗？不过也不一定有多大名气，演过电影就行，名气太大了，咱也请不起。让孟春去谈，叫对方开个价。”

停了停，又嘱咐道：“这件事，只你知道就行了，我谁都没说，包括邵丰禄。嗯，对孟春也不要露实底，只叫他找人就行了。”

3

袁润生进了屋，包还没放下，屋里电话就响了，是朱可可，

袁润生惊奇地问：“可可，怎么这么巧？我刚刚进了屋。”

朱可可在电话里格格笑着说：“我有望远镜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线里。”

袁润生歪头把听筒夹在脖子里，一边从包里往外收拾随身带的衣物，一边和朱可可逗乐：“那我以后可要小心了，别让你抓住什么把柄。”

朱可可说：“心虚了吧，快坦白，这次出去，你都干什么坏事了？”

袁润生说：“我一个人跑这个会，都快累死了，哪有时间 and 精力干坏事。”

朱可可说：“哈哈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这就是说，如果你有精力，也有时间的话，就会去干坏事。”

袁润生大呼冤枉，道：“我心里想的都是你，哪有空间装下别人？”

朱可可不依不饶地说：“我知道你哄我，你心里哪里有我啊！”

袁润生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你？”

朱可可说：“怎么证明？”

“知道你喜欢集邮，给你买了本越南的集邮册。”

“真的？我要，我现在就要。”

“呵呵，看你猴急的小样，你过来拿吧，我请你吃晚饭，老地方。”

袁润生早就策划好了，准备回来就跟朱可可打电话，朱可可肯定会立即过来拿集邮册，就可以借机跟朱可可温存一番，解决一下身体的饥渴。谁知道，没等他打电话，朱可可自己就把电话打过来了。